

[穿] [梭] [时] [空]

## 文化原生态的保护和培育

我国幅员辽阔，民族众多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积淀深厚，地方戏曲的丰富多彩，这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。

地方戏曲由于根植于当地的土壤之中，又服务于当地民众，因此地域色彩浓郁，形成相对封闭的文化流转系统。从历史上看，开放的文化系统较易生存和发展，但由此带来的个性的消亡和特色的削弱，举例说，《刘三姐》和《阿诗玛》，由于被改编拍成电影，影响广泛了，甚至流播世界，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“原味”的丧失，曲调、行腔、语言乃至故事和主题等等，都被“很合时宜”地移位、拼接、篡改、加入等等了。这是可悲还是可笑？我们暂且不忙下定论，不过，现在有些地方戏曲变得越来越“普通话”化了，毫无疑问，这是同质化的先兆，也是地方戏曲走向末路的象征。

我不认为把地方戏曲完全封闭起来，便是最佳状态。时代在发展，文化上的吸收合并是正常的，其中应该把握的，是要以保留特点为基本尺度。有特点，就有区别；有区别，就有存在的合理性。有些文化需要与时俱进，有些文化是不需要与时俱进的，比如让贵州的土戏里加电声伴奏，那就是存心让它折寿。如果全世界的戏曲都被高度统一到了一个方面，那就不是文化而是意志了。但我们对于地方戏曲也不是无所作为，因为它毕竟面临着传承难题。所以，创作和整理高手的深度参与，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做法。

什么是高手？高手就像是好的医生，他的职责就是不改变医疗对象的基本性状而使之仍然或者更有活力。我们知道，鲁迅对秦腔是力挺的，周作人、顾颉刚等对民间传说和童谣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，李广田收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功不可没，老舍说相声，齐如山编京剧，魏明伦写川剧，连大学问家郭沫若和陈寅恪也对《再生缘》弹词的女作者发生了研究的兴趣……可见真正有眼光的文化学者，是极其注重戏曲当中的文化价值的。

苏州弹词是最富有文学色彩的地方戏曲品种，她之所以能够形成隽永、优美、精致的特点，是多种因素的叠加。苏州弹词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，是由于她还保持着独特的风格，也可以说是“原生态”的，而像陆澹安这样的高手参与，使这种“原生态”呈现出丰富和健康的生长状态。我们应当向他们致敬。 ◆ 剑箫



▲ 评弹艺人正在表演



▲ 旧上海出版的弹词开篇集书影

[耳] [闻] [目] [睹]

## 有关弹词《啼笑因缘》的回忆

每当我听到弹词《啼笑因缘》，总要回忆起业师朱耀祥先生的一段对陆澹安先生的回忆。

据朱师说，他本来就在以“龙凤书”（《玉簪记》和《描金凤》的合称）而驰誉书坛，由此姚荫梅先生等均为学《大红袍》（为《玉簪记》中之一折），宁可降低辈分也要投其门下。1935年，年满40岁的朱耀祥与赵稼秋在萝春阁茶楼兼书场，遇见了陆澹安先生。从此翻开了朱赵档艺术生涯的新篇章。陆先生看中了两人的多才多艺，尤其在他们身上透出的那股力求新潮的灵气，而朱赵则看到陆先生的文才及其对苏州弹词的研究的深厚的功底，三人一拍即合。

首次演出就在萝春阁书场。陆先生现写，朱赵二人现说。早上排书，且边排边议，晚上就演出了。听简单，做做可太难了。尤其陆先生所写的唱词，非但字句优美，韵律严

格。要“现吃现吐”，朱赵档确实化了苦功夫。因为他们当时还有别的场子在演出。哪知一唱就红，再加上萝春阁书场东的经营有道，在书场门口挂起《啼笑因缘》4个字，有现在台式风扇那么大的霓虹灯。题材适时，陆先生写得好，朱赵两人说得好，加上在上海这个力求时尚的大都会，霓虹灯天天亮，书场里日日客满，报刊上常常有跟踪报道，电台上常常播放其中的选段名篇，这一下，真如一声惊雷炸响了百年书坛。朱赵档由响档成了名家。

陆先生提供了一丘沃土，朱赵档成了参天大树，陆著《啼笑因缘弹词》给书坛开创了新的时代，当时走红的范雪君也因此拜朱耀祥为师。《啼笑因缘弹词》一出世，乐坏了弹词界的众多女演员，她们均称朱耀祥为先生。

◆ 陈平宇（72岁，评弹艺人，原湖州市评弹团副团长）

[相] [关] [键] [接]

## 评弹简介

**评弹** 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，盛行于长三角一带。

**评话** 俗称“大书”，只说不唱，演出注重说表、噱头，并对人物事件评骘议论。

**弹词** 俗称“小书”，以说、噱、弹、唱为主要艺术手段。

**开篇** 弹词开说前加唱的篇子。也是弹词的一种。以七言韵文为主，一韵

到底。根据其内容或演出形式，又可分为“玩笑开篇”“白话开篇”“套头开篇”“什锦开篇”“对唱开篇”等。

**空中书场** 旧时电台组织播放的评弹节目。一般由厂商出资，为其作商业广告。

**堂会** 旧时人家遇有喜庆宴饮，往往出资特邀艺人上门或酒楼饭馆演出，借以庆贺宾朋。

# 弦边自有生花笔

## 旧上海的评弹作家

上海自开作商埠以来，就成了苏州评弹艺人竞相献艺的一方热土。据《评弹文化词典》所载，市区和郊县，先后共出现过各类书场达近千家之多。它为广大的评弹艺人提供了充分展示才艺的平台，从而产生了许多技艺精湛的“名家”和“响档”，故评弹界有“出道是在苏州，走红却在上海”之说。同时，也拥有了无数的听众和“书迷”，并孕育了不少评弹作家，成为上海滩曲苑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辛亥革命以后，欣赏评弹艺术的“听书”，已是上海地区居民业余工暇，消遣娱乐内容之一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评弹听众与日俱增，艺人说唱的传统书目已远远不敷需求，于是在一批热爱评弹的文人参与之下，出现了许多由当时畅销小说和脍炙人口的戏曲所改编的书目。

### 评弹功臣陆澹安

陆澹安，原名衍文，字澹安，号剑寒，晚年别署悼翁、幸翁等，江苏苏州吴县东山人，生于1894年，卒于1980年，可算得是集古典文学专家、小说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、名编辑、戏剧家、弹词作家、教育家于一身的大才子。他尤其醉心于小说、戏曲和评弹，写过言情小说《落花流水》等，署“何心”的笔名出版过《水浒研究》，以一人之力，编成两部大工具书《小说词语汇释》和《戏曲词语汇释》，并撰写了多部弹词脚本。上世纪30年代，陆澹安常去南京路浙江路的萝春阁茶楼书场听书，有一次与场东聊起，想把当时风行的张恨

水小说《啼笑因缘》改编成弹词。书场主人随即恳请陆着手撰写，并力荐由“响档”朱耀祥、赵稼秋演唱。陆澹安正在酝酿之际，又应蓓开唱片公司任职的同窗之请，根据《啼笑因缘》中的情节，为另一“响档”沈俭安、薛筱卿写了《别凤》《旧地寻盟》《绝交券》等唱段，录制成唱片。朱赵二人误以为陆将脚本给了“沈薛档”，便改请同道朱兰庵（即姚民哀）编写，谁料仅编了

几回就半途而废。陆闻知后，向朱赵告明原委，消除误会，遂写成了《啼笑因缘弹词》和《啼笑因缘弹词续集》交付朱赵。此书经过朱赵的二度创作，反复试唱加工，注入“乡谈”（方言）和“噱头”，吸收“文明戏”的表演、民间小曲和大鼓等，令听众耳目一新，又在电台播唱，因此红遍了上海及苏浙一带，还开了评弹书目用霓虹灯做广告的先河。这两本书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由“三一公司”和“莲花出版社”付梓。不久，他还将张恨

水另一部长篇言情小说《满江红》改编成弹词，仍由朱赵说唱，并将文本交付“三一公司”出版。1945年，又应范雪君之请，根据秦瘦鸥的小说原著，编成《秋海棠弹词》，使之成为这位“弹词皇后”的“看家书”之一，人们熟知的《恨不相逢未嫁时》等唱段，均出自他手。上世纪40年代末，特为徐雪月度身编写了《九件衣弹词》。此外，还倾力写就了全部《西施弹词》。陆澹安自许“曲子稗官从我好”，主张“雅文原自俗文生”，故所写弹词唱词平仄合律，文词优美，宜唱耐读，雅俗共赏。陆澹安还金针度人地编了本《弹词韵》，至今沾溉着一代又一代的弹词艺人。



■ 陆澹安小像

### 书坛才子姚民哀

昔日上海滩，还有一位集诗人、小说家、戏曲曲艺评论家、评弹作家、弹词艺人于一身的姚民哀。他原名联，字肖尧，后改名民哀，字天亶。祖籍安徽桐城，系清代散文大家姚鼐的后代，后随祖辈移居常熟。其父姚琴生爱好弹词，常登台奏技，擅说《西厢记》。从艺后遭族人反对，遂改从舅家朱姓，取名朱兰庵。姚民哀受父亲影响，从小喜欢弹词，耳濡目染，很早就能登台演唱。上个世纪20年代初，辞去教职，与胞弟朱菊庵搭档长期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及东方书场等处说唱《西厢记》。他经历丰富，还曾参加辛亥革命的秘密会党，加上语言生动，旁征博引，被时人赞为“真乃当世柳敬亭也”。姚民哀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，擅写诗文，教过书，卖过文，所以能自编弹唱脚本，除了将父传的《西厢记》修订丰富外，还曾替朱耀祥、赵稼秋编撰了小半部《啼笑因缘》，为评话艺人加工润色《列国志》。此外还创作了《空谷兰》《巧姻缘》与《荆钗记》三部长篇弹词，其中的《荆钗记》，曾与朱耀庭、朱耀笙合作，播唱于当时的东方电台。惜乎“佳人做贼”，据《常熟掌故·人物轶事》中记载，1937年日军入侵，姚在常熟沦陷后不久投敌变节，任秘书伪职，后遭抗日分子处决，一说为仇人所杀。

### 海上弹词女作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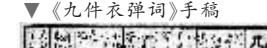
纵观评弹史料，自清以降，弹词女作家不乏其人，如邱心如作《笔生花》，陈端生、梁德绳合撰《再生缘》等等。民国期间，青浦也出了一位擅写弹词脚本的女作家，她叫姜映清，幼年曾随清廷御医陈莲舫之妻祝氏夫人（陈范吾的祖母）学习诗文，打下了旧学根底。后又入女校攻读，毕业后曾在女校任教，嫁夫陈佐彤，为报业人士。辛亥革命后，在《申报》《游戏杂志》《礼拜六》等报章杂志发表诗词、小说。曾撰有《玉镜台》与《风流罪人》长篇弹词两种。上世纪20年代末，又致力于评弹开篇的创作，尤其属于古代女性题材，如《杨太真传》《秋江送别》《柳梦梅拾画》《杜丽娘寻梦》《妙玉修行》《小乔下嫁》《杜十娘·出宫·泊舟·沉江》等，另有关心民生疾苦与醒世劝善的作品多篇，如《江浙战祸》《灾民的苦况》《劝戒赌》《败子回头》等。姜氏能诗文，通音律，故所写开篇，艺人上口顺畅，深受歌者欢迎，《寻梦》和《拾画》开篇传唱至今，历久不衰，被誉为旧时代的女弹词作家的有力殿军。

### 擅写开篇高手多

1923年，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广播电台。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，民营电台竟发展到七十几家。电台播音的兴起，私家宴会节庆“堂会”演出的红火，弹词艺人对开篇作品的需求量骤增，于是开篇领域成了“书迷”文人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，从而形成了一个上海开篇作家群体，内中有“开篇三杰”沈芝生、许月旦、郑心史。沈芝生，支持男女同台合演的“普裕社”艺人，为他们写了不少开篇，仅为徐雪月就写几十则之多。他还曾以昆曲为蓝本，改编成“对白开篇”，如《金雀记》《乔醋记》等，其代表作还有《梅月》《浪漫误》等。许月旦，为海上著名报人，对昆曲素有研究，曾在当时的《戏剧月刊》上连载过《昆



▲ 陆澹安著《啼笑因缘弹词》封面



曲杂谈》等，并在孙玉声主编的《大世界报》长期撰文，也是位评弹迷，为汪梅韵等写过不少开篇，如《孝女歌》《新年开篇》等。

还有一位勤于开篇写作的弹词作家、评论家张健帆。他笔名横云阁主（横云）等，曾于上世纪30至40年代在《申报》等报刊上，辟设《评话人物志》《书坛掌故》等专栏，写下了有关评弹艺术的文章数以千计，为评弹作者及评论者组织“灵山会”的中坚人物。同时，撰有大量的开篇，代表作有《蔡文姬胡笳十八拍》等，曾在上世纪30年代末的《小说日报》上连载过长篇弹词作品《香扇坠》15回，由徐雪月在电台播唱。

资深报人倪高风，以擅写开篇蜚声书苑，为老友陆澹安校订过《啼笑因缘弹词》和《啼笑因缘弹词续集》。曾先后出版过开篇专集《弱弱集》《倪高风开篇集》等，尤其是“对唱开篇”，汲取京剧营养，上下手作生旦对歌，杂以宾白，推陈出新，倪对此颇为自许，称“仆之对唱开篇，早经弹词名家在‘中央’‘中南’‘南京’三书场试奏，所建尚属不弱”。堪称开篇作品中一支突起的异军。

戏曲、曲艺史专家赵景深，对评弹一往情深，除了在30年代末出版过《弹词选》和《弹词考证》等专著外，还身体力行特地为汪梅韵写了“本地风光”的《汪氏开篇》和褒扬《宁武关》中周遇吉之妻的《刘夫人》等。

另外还有两位上海籍的本土评弹作家也是写开篇的好手，一位是青浦的陈范吾，另一位是嘉定的张梦飞。陈范吾，其开篇作品有《孩儿歌》《俗语歌》等。最为人津津乐道者，乃1940年应严雪亭之请，为长篇弹词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整理润饰，从听书记录，经营章回，考订制度，直至斟酌唱词，殚精竭虑地“抠”出了百余万字的脚本，遂使严雪亭得以挟此书名满江南。张梦飞，年轻时，曾向邻居评弹艺人赵正卿学艺。1923年，张梦飞承接大中华、东方两家电台的两档评弹节目，成为专职的电台播唱演员，写下不少开篇和长篇弹词。开篇代表作有《野猪林》等。1947年应范雪君之邀，为她编写《雷雨》30回和《赛金花》40回，范登台演唱后深受听众欢迎。张梦飞1960年受聘入上海文史馆馆员，传世弹词作品尚有《李闯王》《三上轿》《信陵君》等。

正是由于春申几代文人的努力耕耘，加上艺人的灌溉，才使得评弹出落得如此地让人赏心悦耳和怡然陶醉。

◆ 江更生 秦来来